

乾隆新鄭縣志

上册

古都鄭州文化叢書

鄭州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書章

新鄭·鞏縣卷

古都鄭州文化叢書編纂委員會 編

主 編 齊岸青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郑州志·新郑、巩县卷 / 齐岸青主编. —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08.9

(古都郑州文化丛书)

ISBN 978-7-5348-2969-7

I. 郑… II. 齐… III. ①郑州市—地方志②新郑县—地方志③巩县—地方志 IV. K296.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18056号

出版社: 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

规格: 889mm × 1194mm 1/16

印张: 93.5

字数: 913千字

印数: 1—1000套

版次: 2008年9月第1版

印次: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(全四册): 480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《古都鄭州文化叢書》編纂委員會名單

名譽主任：王文超

主任：趙建才

副主任：丁世顯 王 薇 雷 志

編 委（按姓氏筆畫）王春山 王 鵬

司福亭 任 偉 李紅岩 吳曉君

岳俊華 范 强 張曉圻 齊岸青

閻鐵成 龐新智

主 編：齊岸青

卷首語

古都歷史是國家文明發展的核心載體，是民族文化的象徵。

古都鄭州地處華夏文明發祥之地，人文薈萃，文化博大精深，源遠流長，許多足以影響我們民族文化形成、國家發展的故事最初就是在這塊土地演繹訴說的，根脉傳襲為後世留下永恒而瑰麗的遺產。

尋求鄭州古都歷史文化的脈絡，我們可以觸摸到約十萬年前織機洞古人類活動遺迹，七千多年前裴李崗農耕原始文明遺址和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，尤其是鄭州地區考古發現的西山古城、王城崗古城、新寨古城、商城遺址、小雙橋遺址、鄭韓故城……更是講述自黃帝、夏禹、商湯以來古都鄭州的輝煌，豐厚的文化遺存無言地鐫刻着鄭州古都歷史之碑。尤其是鄭州商城遺址，歷經五十餘年的考古調查、發掘、研究、論證，其商王朝開國之亳都的歷史地位已是無可辯駁的史實。鄭州商城規模之大，規劃布局之嚴整，內涵之豐富，氣魄之宏偉，堪稱當時世界之最。它不僅是至今為止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最早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中心，也是當時世界文明中心之一。商城遺址三千六百年以來始終在見證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，在展示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，是我們城市的光榮，也是中國人的驕傲。

作為中國八大古都之一的鄭州，在它飛躍發展保持充沛生命活力的同時，也傳承珍藏了無數文化遺迹，這些獨有的歷史記憶和蘊涵的文化精髓，無疑是這座文明古都的生命根系和精神魂魄。對古都文化的發掘、保護、整理、研究、發展是我們每一個生活在其間的市民的責任，更是我們城市建設者、決策者神聖的義務。我們只有認識歷史，才有可能認識自己，才有可能建設未來的新鄭州。鑒於此，《古都鄭州文化叢書》的編纂、出版是一件具有深遠意義的工作，是一件文化綿延、福祉後世的工作，希望叢書能夠成為我們文化血脈相承的重要構成。

王文超

乾隆新鄭縣志

上册

〔清〕

黃本誠纂修

鄭鍾琪張捷

王宇校點

前言

煌煌五千年華夏文明，源遠流長，所源者何？所流者何？新鄭與此又有何關係？翻開中華文明史，乃知這方熱土上不僅最初閃現出我國文明曙光——裴李崗文化，蘊育了華夏民族的人文始祖軒轅黃帝，從此拉開了華夏文明的序幕。又是鄭韓故都，從春秋到戰國不斷上演着一幕又一幕光輝篇章，《春秋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史記》等經典永載着它的歷史光芒，不僅增添了中國歷史的輝煌，更是中國歷史發展中重要的一環。可謂地域雖小，干係重大。『新鄭為軒轅黃帝故都，文明肇起自有來矣！』信然。不久前確立鄭州為中國第八大古都，除了鄭州本身所具有的歷史地位，新鄭無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。新世紀以來，我國經過近三十年改革開放，經濟騰飛，民族振興，國際地位彰顯，聲望日益興隆，全世界華人揚眉吐氣的同時，思鄉之情油然而生，紛紛踏上回國之路，開始他們的尋根拜祖之旅，表現出炎黃子孫心懷祖國，熱愛祖國的濃濃深情。從第十八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在鄭州的召開，到軒轅故里祭祖大典的恢復，其規模之大，典禮之隆重，深刻地說明了這一點。新鄭，這塊華夏民族的發祥地，又回到了人們的視野，重新為人們所認識，她的歷史，她的輝煌，再次引發人們的興趣，尤其是困惑於我是誰，我從哪里來的海外游子們的思鄉

情結。因此，近年來不斷有人來查閱相關資料，作為文獻保存的部門，有責任為他們提供寶貴的歷史文存。前人曰：『郡縣之志，猶國之史，』『舍國之史，郡縣之志，豈有他哉！』地方之志，自宋以後尤其明清兩朝和民國歷有纂修，是非常珍貴的歷史文存。新中國成立後也纂修了新志，新志較舊志固然有更多的科學性，然而由於選材角度不同，要全面了解一方歷史，舊志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有些資料和內容是新志中找不到的，新鄭縣志亦然。基於此，《古都鄭州文化叢書》編委會集中校點了一批鄭州轄區市縣舊志，以《鄭州志》為總書名分卷出版發行。此《乾隆新鄭縣志》作為《鄭州志·新鄭·鞏縣卷》之一側身其中，對研究者的利用或能提供一些幫助。新鄭縣志自明萬曆四十四年創修，後清順治、康熙、乾隆間均有纂修，厥後便再無續修，直至新中國成立後三十年才由新鄭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新編纂一部《新鄭縣志》。當然，時代、歷史觀、政治環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這部新志與舊志無論體例、文體、選材的立場與角度諸多方面必然不同，但這並不能認為舊志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，如前所述，它是珍貴的歷史文存，要全面了解新鄭的歷史面貌，依然有它的價值和作用。我們知道，一部志書自創修到續修，後志都是在前志基礎上編纂而成，體例和內容總在不斷完善和豐富，所以一般也更能反映一方的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多方面狀況。由於乾隆以後新中國以前新鄭再沒有設館修志，那麼這套《古都鄭州文化叢書》選擇這部《乾隆新鄭縣志》，雖不能稱善，

也非它莫屬了。

是志三十一卷首一卷，於乾隆四十一年修成，知縣浙江嘉興人黃本誠自任纂修。此次校勘整理是依據鄭州市圖書館館藏清代刻本為底本，根據《古都鄭州文化叢書》編委會的統一體例要求，在保持原刻本原貌的基礎上進行點校，對錯訛字、避諱字直接改正，個別與古代經典文獻有異之處，作校記說明，一般志文則照錄。同時根據現代排版要求，將原書中『職官』、『選舉』兩部分由原來的表格形式改換成按職務級次先高後低，按序排列的形式，目的是為了使今天的讀者閱讀起來更方便，版式也更統一清晰。全書由張萬鈞、李遠二位先生審定，鄭州古都學會、鄭州市文化局全力支持付梓成書。

校點者

二〇〇八年八月

重修新鄭縣志序

歲在柔兆涓灘之陽月，予輯新鄭邑志成。有譏其太繁者，余曰：夫志之作，何昉乎古者。邦國之志，小史掌之；四方之志，外史掌之。志猶史也，紀天下之事者存乎史，紀一邑之事者存乎志。志固博通乎史，而詳史之所略者也。蓋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，而布其利，達其志，而通其欲，其事至纖至悉，無不各有所掌。風俗之美惡，則大師、大行人志之；戶口之登耗，則閭師、閭胥志之；民之有德行道藝者，族師、黨正之屬志之，皆各爲一書。月要歲會以統於小史、外史，而貯之柱下，則謂之寶書。西漢計書，先上太史令，其副白丞相。東漢《郡國志》上蘭臺。至學士大夫所纂，若關中之記，華陽之志，襄陽之傳，三輔、九域、十道之圖，以及一方一邑之事，列於藝文、經籍之目者，咸班班可考焉。然則志之作可略乎哉？且鄭之爲邑舊矣，都於有熊，國於鄩、於鄭、於韓，而縣於漢。新鄭云者，以別於京兆之鄭言也。按《元和郡國志》，漢之南鄭在漢中府，京兆則桓友封邑之鄭，曰西鄭，亦曰南鄭，屬華州。因鄭有圃田，曰圃鄭。因遷曰新鄭，即今邑是也。而《墨莊漫錄》復疑漢中南鄭，京兆有西鄭亦曰南鄭，又疑新鄭之名。因《穆天子傳》書天子入於南鄭，傳_(二)瓚謂穆王所都。祭父自圃鄭來謁，瓚亦指謂鄭父之丘，而不能

定。桐城方氏考《括地志》，云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。其曰西鄭者，以圃鄭爲東也；曰南鄭者，華州在鎬京之南也。瓚謂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。師古又曰：穆王以下無西鄭事，瓚說非也，此皆混於其名耳。穆王出遊，人必返西鄭，鄭近都，蓋圻內之邑，或別宮在焉。應劭曰：友封於西鄭，其子與平王東遷，更稱新鄭。《水經注》、《竹書紀年》：晉文侯二年，同王子多父伐鄭，克之，乃居鄭父之丘，名之曰鄭。服虔云：鄭取鄭而不居其都。杜注：鄭在滎陽、密縣東北，新鄭在滎陽、宛陵西南。由此觀之，或者桓先封華州，後伐鄭，而封鄭乎？是未可知也。要之時代久遠，傳聞不一，苟不詳爲記載，則後之志古者，將何所證據乎！然則志之作，可略乎哉？邑志自前明草創，山川、古蹟、職官、人物、藝文多脫略，國朝雖兩踵修，而莫能是正。余於去冬開局，凡歷代掌故之書，下逮稗官小說，無不搜羅；金石之文，無不抉剔；山川之脈絡，道理之綿亘，無不綜覽而條析之。雖不敢謂毫髮無遺憾，而於前志，庶幾多所考訂者。

乾隆四十一年歲在丙申十月，新鄭縣知縣嘉興黃本誠序。

校記：

〔一〕傳：原誤作『傳』。傳瓚，東漢時人，校《穆天子傳》。依《通雅》卷二十改正。

修新鄭縣志舊序

順治十六年

馮嗣京邑令

自古王者大一統，莫不首徵文獻矣。夫文獻視乎紀載之書，家有乘，國有史，而邑有志，一圻一同皆然，繫鄭獨無？鄭始有熊氏，而著於《春秋》。即以《春秋》之鄭言，當時奔走，禍至之無日，國僑惠養，載其清淨，民以寧一。今按封洫廬井，及輕幣諸籍，瞭若指掌，志之不可已也如是夫！然前乎此者有志矣，後乎此者有志矣。而明季迄我聖朝又四十餘年，奚東里無志乎？問邑之戶口、圖蹟若何，邑之風俗、沿革若何，邑之選舉、賢良若何，邑之官署、榮典、兵防、驛傳若何，邑之鄉社、祠廟、封建、人物、星野、災祥若何，邑之忠孝、隱逸、方技、仙釋、藝文、雜識若何，流炬之餘，灰燼無傳。《記》曰：有法無法，因時爲業；有度無度，因物與合。司茲土者，何以時變是守，爲損爲益耶？余自丁酉承乏，即志補敝救廢，奈學宮伐馨伊始，拮据捋荼，摺摺二載未艾也。兼之駢駢使者，絡繹不絕，送往迎來，靡有寧晷，遑語研墨也者。前奉開府大人督志之檄，適值文廟落成之期，舉向之補敝救廢有志未遑者，此其研墨時也。吾惡乎志諸，吾亦集其事而裁其成，非我有成，其在人乎。草創者，討論者，修飾者，潤色者，人已殫長以云志也。寢丘五明李君，恢奇多聞，暨二三紳士文行素著，余乃萃藝館執手而誡曰：『疑傳疑不如

勿志。今日者，蓋其慎哉，弗敢過也，不敢不志焉，其庶幾乎亡於志者之志也。』閱兩月而事竣，抑竊有厚望矣。昔春秋之鄭介晉、楚，今之鄭接三州，我馬騫崩不敵也。春秋之鄭，辛苦墊隘，今之鄭流氛子遺，生聚未復，黎民重困不敵也。所恃邑乘具列，上臺有憐卹之典，以當國僑惠養清淨寧一，係此舉也。寧正盡飾行遠也哉！夫予鹿鹿鞅掌簿書，酷有文字之樂，羣序士月有試，季有考，初以爲娛志八股焉者，孰知煌煌史冊，李君諸賢士之相與有成耶。假手以報開府之命，文獻是徵，或可博一領也。是爲序。

修新鄭縣志舊序

順治十六年

張光祖邑人

考之《周禮》，司民刑方之掌，周知生齒疆索之類，天下之大勢握焉，邦國圖籍蓋綦重也。部院賈公祖，彙修《兩河通志》，檄督州縣，可謂急先務矣。然修舛錯之志易爲功，而修已灰之志難爲力。鄭自流土交訐，書板俱燼，於焉創新謀始，自非博物鴻裁，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！邑父母馮公大筆如椽，兼以署諭李先生文章宿老，互相商確，或訪之名儒，或詢之故老，或參之斷碣殘碑，往事僅存千百於什一，而歲時景物、忠孝節義，靡不志以著之，簡而賅，典而則。余披其草，懼然曰：古有才足了十人，殆公之謂耶！猶憶往蒞恩時，聞公下車歲餘，諸陋盡革，庶美釐舉，逡巡以爲不如。復聞迎送僕僕之暇，日與李先生建文廟，創奎樓，文武兩社一旦振興。且出餘力，成茲細帙，何才之裕如也。以故農忭於野，士忭於庠，有昔時太丘之風焉。徽猷茂績可述而志，使太史遷復起，收入實錄所不誣也。余八年偈偈吏治，幸擢兵曹，懼乏長子之選，爲之大司馬辱。忽被流風所感，桓桓武事，頓加飭焉。其造於余實多矣，寧直一志彰善聲哉！謹抽毫以爲序。

續修新鄭縣志舊序

康熙三十三年

朱廷獻邑令

予於己巳夏之新鄭官，明年秋，奉閭大中丞檄修邑志，辛未書成，以稿本上。壬申冬，字無損益，飭京梓人。予以衝驛旁午，卒卒未能將事。閱甲戌春，顧大中丞來撫豫，吏畏民懷，百廢具舉，復檄各屬，僉謀剗。梓成例得弁語簡端，乃不揣爲之序曰：考古周官以職方掌輿圖，而外史、小史領邦國四方之志，志之由來尚矣。天子統御天下，則聚海內山川、疆域、戶口、人物之數，著之版籍，藏之天府，所謂一統志也。嗣是而省有通志，郡有府志，邑有縣志。雖其間義例各殊，繁簡不一，而所以昭一統，垂千古，定是非，明鑒戒，以備史氏之採擇，則無弗同，典甚鉅也。新鄭本豫之下邑，然爲有熊故墟，自虞夏以迄元明，名賢肇跡，代有聞人，炳耀史冊，固衣冠文物之區也。志何可弗備，備何可弗詳？乃自己亥迄今，閱三十餘年莫之或講，不無抱殘守闕，有待於作者甚亟。乃先後兩撫憲，雅志振興，宏修鉅典，嚴檄各郡邑及時修舉。予不敏，敢不黽勉從事！矧邑志，令責也。假令宰是邑，而問其戶口若何，賦稅若何，曰弗知。問其山川土俗，與夫鄉之賢士大夫前言往行若何，曰弗知。以暨沿革損益，先後異同若何，曰弗知。予實慙焉！爰據圖籍載考方聞，復集邑之紳士，並博學君子，校讐參訂。繁者刪之，佚者補之，舛誤者